

清初朱陸異同論爭的一個側面

——論王懋竑《朱子年譜》中鵝湖之會的書寫

田 富 美^{*}

提 要

探賾理學發展的歷史，有關朱熹與陸九淵學術的異同論辯，始終是研治者無法迴避的議題之一。自鵝湖之會後，朱、陸之學經歷元明以至清初儒者反覆論述折衷、異同的過程裡，門戶派別逐步形成，各種文獻評述、典籍著作，呈現的是各時期儒者受其當下學術氛圍以及自我問學體驗等複雜的意識投入此一場域中的辨析。被譽為「宋明理學殿軍」的清儒王懋竑所纂訂《朱子年譜》，可說是以考辨史料形式參與朱陸異同論爭的重要成果。王氏以撰作年譜的形式企圖建構朱子學行的信史，尤其作為論爭起始點的鵝湖之會，看似史料鋪排的年譜，實則在刪汰、擇取、增補之中，潛藏了朱子形象的預設，以及朱陸異同論爭的學術關懷。本文就王懋竑撰作《朱子年譜》之目的進行分析，指出王氏在闡明正學、盡破窠臼的理想前提下，批判李默在尊陸抑朱、朱陸晚同的視野中「以意刪削」舊年譜所撰《紫陽文公先生年譜》；其次，梳理王氏《年譜》中鵝湖之會的書寫，藉由王懋竑《年譜》所摘錄史料、《象山年譜》、相關文獻等進行對讀，透顯王氏在刪削、增補之間形塑儒門正傳——讀書講學、訓詁

本文於109.11.24收稿，110.03.17審查通過。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教授。

DOI:10.6281/NTUCL.202103_(72).0004

文義的朱子圖像；最後，依據前述論析，指出王氏《年譜》所形構的鵝湖之會在清代朱陸異同論爭史中之意義。

關鍵詞：朱陸異同、王懋竑、朱子年譜、鵝湖之會、清代理學

One Side of Zhu's and Lu's Arguments in the Early Qing: A Discussion of Wang Mao Hong's Writing on the Goose Lake Meeting in *Zhuzi Nianpu*

Tien, Fu-Mei*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researching the Neo-Confucianism, the argument about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Zhu Xi's and Lu Jiuyuan's scholarship is always one of the topics that the researchers cannot avoid. After Goose Lake meeting, the Confucians constantly discussed the theories of and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between Zhu and Lu from Yuan, Ming to early Qing dynasty, and thus different schools were successively constructed. Various literatures, analysis and books showed the debates of the Confucians in the academic climate at the time and with their complicated consciousness of personal studying experience. *Zhuzi nianpu* by Wang Mao Hong in the Qing is the important result to discuss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between Zhu and Lu by exploring historic materials. Wang attempted to construct reliable record of theory of Zhuzi by chronicle. Goose Lake meeting as the start of the debate is seemingly the chronicle materials. In fact, the elimination, selection and complement of *Zhuzi nianpu* (hereafter *Chronicle*) implies the setting of the image of Zhuzi and academic concern of debate on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between Zhu and Lu.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urpose of writing *Zhuzi nianpu*. The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anguage and Creative Writing,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uthor argues that in order to clarify his theory, Wang criticized Li Mo's *Chronicle of Ziyang Wengong ziansheng* regarding his "intentionally deleting" old chronicle due to the perspective of honoring Lu and thus degrading Zhu. In addition, this article generalizes the writing of Goose Lake meeting in *Chronicle* and compares historic materials in *Chronicle* with *Xiangshan chronicle* and related literatures. It shows how Wang constructed authentic Confucianism in terms of deletion and complements of *Chronicle*, Zhuzi image, and his lecture and explanations of text meaning.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previous analysis, it argues the significance of Goose Lake meeting depicted in Wang's *Chronicle* about the debate on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between Zhu and Lu in the Qing dynasty.

Keyword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Zhu and Lu,
Wang Mao Hong, *Zhuzi nianpu*, the Goose Lake meeting,
Neo-Confucianism of the Qing dynasty

清初朱陸異同論爭的一個側面

——論王懋竑《朱子年譜》中鵝湖之會的書寫*

田 富 美

一、前 言

在理學發展的歷史中，有關朱熹（字元晦，號晦庵、考亭，紫陽先生，1130-1200）與陸九淵（字子靜，象山先生，1139-1192）學術的異同論辯，始終是研治者無法迴避的議題之一。自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鵝湖之會及其後二人通書論學、弟子後學遊走二師之門、轉益多師或互爭勝負等繁複交往，經歷元、明以至清初，在反覆論述二者學術折衷、異同的過程中，門戶派別逐步形成，各種文獻評述、典籍著作，呈現的是不同時期的儒者受其當下學術氛圍以及自我問學體驗等複雜的意識投入此一場域中的辨析，這些無疑都是豐富、延續理學演變的重要線索。

王陽明（1472-1529）於明正德年間纂輯朱子論說而成《朱子晚年定論》一書，即是最鮮明的代表。該書本欲呈顯朱子晚年義理思想，形塑朱子與心學終趨一致，然而陽明對朱子在書信編年上的錯置，遭致朱門後學者的強烈糾彈，也因此被歸為朱陸異同論爭中與朱學頡頏的陣營，成為理學家程瞳（1480-1560）《閑闢錄》、陳建（1497-1569）《學部通辨》攻訐的重心；另一方面清初立場傾向心學的李紱（1673-1750）則廣泛蒐羅朱子論學相關書信

* 本文為執行科技部專題計畫（計畫編號：MOST107-2410-H-152-030-MY2）之部分研究成果，初稿曾宣讀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清代中晚期學術思想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109年11月12-13日），會中蒙呂妙芬所長、文哲所鍾彩鈞教授賜見，復蒙投稿之審查委員指正，謹此深致謝忱。

作《朱子晚年全論》，不僅企圖以文獻的薈聚、校覈的縝密以彌補陽明在「年歲早晚」編排上的輕忽，且使陸、王之學有了更深刻的聯繫，在李紱力主「朱子晚同於象山」的論述中，完成了「陸一王」學脈的建構。¹此一論爭發展過程裡有一值得觀察的現象，即除了辨析朱、陸之學間存在既有可相互融通、亦有差異的義理思想之外，朱、陸學者雙方陣營在論爭的方法上，有逐步走向文獻考訂的趨勢。被譽為「宋明理學殿軍」²的王懋竑（字予中，號白田，1668-1741）所纂訂《朱子年譜》，³可說是以考辨史料形式參與朱陸異同論爭的重要成果。

基本上，以編年體裁紀載人物生平事蹟的年譜，其源流可追溯至《孟子》的「知人論世」說，至宋代自成一體，直至清代，始終是編撰年譜的主要概念。清儒錢大昕（1728-1804）言：「讀古人之書，必知其人而論其世，則年譜要矣」；唐鑑（1778-1861）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此後世之所以有年譜也」。⁴透過舉年綱以統事目的形式，對於譜主的家族、學術、撰著、事功、師友交遊等活動，能有直捷的檢閱、有效的掌握。是以，撰寫年譜成為論究學思衍變脈絡、確立傳承的方式之一。章學誠（1738-1801）

¹ 參見田富美：〈朱陸異同論爭下的「陸一王」學術史脈——從陽明《朱子晚年定論》談起〉，《北市大語文學報》第21期（2019年12月），頁17-38。

² 錢穆：「有畢生專治朱子學，可為宋、明六百年理學作殿軍者，則為白田王懋竑予中。」氏著：〈王白田學述〉，《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臺北：素書樓文教基金會，蘭臺出版社，2000年），頁239-260，引文見頁239。

³ 王懋竑撰有《朱子年譜》四卷、《朱子年譜考異》四卷、《朱子論學切要語》二卷。現代學者何忠禮據浙江書局補刊入〈例義〉，並附錄相關史料，將上述三部著作點校、刊定合為《朱熹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⁴ 《孟子·萬章下》：「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南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10，頁324；清·錢大昕撰，呂友仁校點：〈鄭康成年譜序〉，《潛研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卷26，頁446；清·唐鑑撰，李健美校點：〈重刊朱子年譜序〉，《唐鑑集》（長沙：岳麓書社，2010年），卷1，頁26。有關年譜體裁的形成，參見吳洪澤：《宋代年譜考論》（成都：四川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論文，2006年，張志烈先生指導），頁5-34。

即言：

宋人崇尚家學，程朱弟子，次序師說，每用生平年月，以為經緯。……

儒家弟子譜其師說，所以驗其進德始終，學問變化。⁵

朱子一生的學思經歷蛻變，惓惓講學，論著文獻繁多，故而在其逝世後，編訂其生平行誼、論學交遊、著書立論等工作旋即在親炙弟子中展開，除眾所周知黃榦（1152-1221）所撰〈朝奉大夫華文閣待制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諡文公朱先生行狀〉（後簡稱〈朱子行狀〉）外，另有李方子（字公晦，號果齋，1169-1226）作《朱子年譜》三卷；此後，元、明以至清初，儒者們循此年譜為基礎，伴隨著自身所識、所處時期的學術思潮、官方意識形態等多重因素下進行增補、考訂、刪削，進而形塑出各有偏指的朱子圖像，亦即各種版本的朱子年譜。換言之，「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⁶不僅存在於理學思想論說中，同時也壟罩於朱子年譜的編纂史。清代擅長考訂辨學的王懋竑，⁷以撰作年譜的形式企圖建構朱子學行的信史，其中必然潛藏了朱子形象的預設，以及對於朱陸異同論爭的學術關懷，尤其作為論爭起始點的鵝湖之會、隨後與陸九齡（字子壽，號復齋，1132-1180）鉛山之會、與陸九淵南康之會的書寫，看似史料鋪排的年譜，實則在刪汰、擇取、增補之中，成為朱陸異同論爭史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側面。現代學者言王氏纂訂年譜是「利用傳記形式為其譜主辯護」，⁸即指出其潛在動機；《四庫全書總目》批評明代李默（字時言、古冲，

⁵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劉忠介公年譜敘〉，《文史通義新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外篇二，頁412-413。

⁶ 清·黃宗羲著，沈芝盈點校：《明儒學案·姚江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卷10，頁178。

⁷ 清·王懋竑〈讀詩疏〉：「細注蟲魚銷假日，不須辛苦學屠龍」，〈冬日雜感詩〉：「自許孔、鄭徒，旁羅及杜、服」，參見氏著：《白田草堂存稿》，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清乾隆17年刻本），卷21，頁441；卷24，頁469。

⁸ （美）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136。

1494-1556)所撰《紫陽文公先生年譜》「源出姚江，陰主朱、陸始異終同之說，多所竄亂，彌失其真」，並評述王懋竑所撰《朱子年譜》言：

懋竑於朱子遺書，研思最久……其大旨在辨別為學次序，以攻姚江《晚年定論》之說……至於生平著述，皆一一縷述年月，獨於《陰符經考異》、《參同契考異》兩書不載其名，亦似有意諱之。然于朱子生平求端致力之方，考異審同之辨，元元本本，條理分明，無程瞳、陳建之浮囂，而金溪、紫陽之門徑，開卷了然，……以作朱子之學譜，則勝諸家所輯多矣。⁹

《四庫全書總目》一方面稱譽王懋竑在考訂朱子生平著述詳盡，但另一方面亦指出其不足之處在於諱言朱子所涉及黃老之作。四庫館臣的評價，實已隱然點出王懋竑推尊朱子，且有意形塑朱子的痕跡。當然，這段文字更重要的是揭示王懋竑此書乃為抨擊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而作，且考異審同之功遠勝於明代的程瞳、陳建，顯見館臣亦是從朱陸異同論爭發展的視域中進行評騭的。

現今有關朱子學行、朱陸交遊過程的史料整理與相關探析，已累積了可觀的研究成果，¹⁰如錢穆（1895-1990）、陳榮捷（1901-1994）、陳來、束景南等諸位學者的論著提供了朱子書信時序判別、文獻釋讀之參酌。¹¹是以，本文

⁹ 清·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朱子年譜四卷·考異四卷·附錄二卷》，收入清·王懋竑撰，何忠禮點校：《朱熹年譜》，附錄四，主要版本序跋，頁562。

¹⁰ 有關朱、陸學術關係的研究可分為二：一是純就朱子與陸九淵之間的學術論辯而言，屬思想體系的問題，可稱之為「朱陸之辯」或「朱陸之爭」，舉凡論及朱子或陸九淵、王陽明學術時，往往涉及其思想差異，在哲學研究著述中俯拾即是；另一則是後世儒者對「朱陸之辯」或「朱陸之爭」的辨析與討論，涉及思想史範疇，可稱為「朱陸之辨」或「朱陸異同論爭」。延瑞芳〈近年來國內朱陸之辯研究綜述〉（《九江學院學報（社會哲學科學版）》，2011年第1期）梳理了中國大陸相關研究成果，可供參酌。

¹¹ 錢穆著有〈朱子與二陸交遊始末〉、〈朱子象山學術異同〉、〈朱陸異同散記〉，收入氏著：《朱子新學案》（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3冊，頁319-386、387-458、459-519；陳榮捷著有〈鵝湖之會〉、〈朱陸關係之私情方面〉、〈陸子晚年定論〉、〈「可惜死了告子」〉，收入氏著：《朱子新探索》（上海：華東

嘗試在此基礎上，考究王懋竑《朱子年譜》中有關鵝湖之會的書寫，論析王懋竑如何透過朱、陸二家文獻的擇取以勾勒出這場論爭的樣貌，以及所寄寓的朱子圖像。首先，本文將就王懋竑撰作《朱子年譜》之目的進行分析，指出王懋竑基於闡明正學、盡破窠臼的理想，批判李默《紫陽文公先生年譜》在尊陸抑朱、朱陸晚同前提下對於舊年譜「以意刪削」；其次，梳理王氏《年譜》中鵝湖之會的書寫，以及其後的鉛山之會、南康之會。藉由《象山年譜》及朱子書信等相關文獻，與王氏《年譜》所摘錄史料進行對讀，論析王懋竑在去取之間所蘊含之意圖；最後，依據前述論析，指出王氏《年譜》所形構的鵝湖之會在清代朱陸異同論爭史中之意義。

二、王懋竑《朱子年譜》編纂動機： 闡明正學，盡破窠臼

王懋竑曾自述為學終極理想，在於「勵志篤行，真為程朱之徒，以闡明正學，盡破一切窠臼」，¹²是以，在編排朱子一生學行的過程裡，此一企望不免或顯或隱於其中。據王懋竑後人所言，王氏纂作《朱子年譜》的時程長達二十餘年，反覆考訂，直至近於易簣前仍不忍釋手；¹³門人喬汲曾記述其師撰作時

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379-381、391-395、398-401；〈朱陸鵝湖之會補述〉、〈朱陸通訊詳述〉，收入氏著：《朱子學論著》（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153-163、164-175；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束景南：《朱子大傳》（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朱熹年譜長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

¹² 清·王懋竑：〈與朱湘濤書〉（七），《白田草堂續稿》，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清乾隆17年刻本），卷3，頁536。

¹³ 王懋竑之子王箴傳於乾隆16年將《朱子年譜》付梓，載：「先君子纂訂《朱子年譜》，歷二十餘年，凡四易稿而後定。別為《考異》附於後，又續輯《論學切要語》，並付焉。」外孫孫全輦、孫全敞為《年譜》編綴〈例義〉，並記言：「外大父編修公白田先生，篤守朱子之學，於《文集》、《語錄》別擇精嚴，晚年定著是書，蓋易簣前數日，猶加釐正，不忍釋手。」〈朱子年譜例義〉，收入王懋竑撰，何忠禮點校：《朱熹年譜》，頁3-4。

的背景及過程，言：

異學爭鳴，往往取其早年論議與己意稍合者，著為《晚年定論》，又為《道一編》混淆其間。此年譜不可不作。……未第時，即編是書。厥後成進士，入館閣，汲於都門侍側，每退食之暇，必手朱子書而紬繹之。迨歸田里，誦賓筵，凜抑戒，以至勗勉後進，罔非朱子義蘊。而《年譜》屢易其稿，直至易簣前數日，釐正乃成。蓋數十年精力，皆積於此矣。……當今聖朝之表彰朱子，可謂至矣，既升十哲之列，又頒其全書於學宮，又於吳中建紫陽書院，賜詩褒美。此今日人文之所由盛乎！則是書也，行於世，或亦於教化有所裨補云爾。¹⁴

由此足見，王懋竑勤勉纂訂年譜，絕不僅僅是載記朱子生平事迹，實更是在清朝廷藉由配享朱子於孔廟、建書院以推崇朱學之際，企圖將自身積累論學所得之「朱子義蘊」，透過《朱子年譜》之作以「勗勉後進」，這即是自詡為「程朱之徒」者所成就的「闡明正學」。另一方面，年譜之作則是針對自明代以來「異學爭鳴」的回應，主要是陽明《朱子晚年定論》、程敏政（1445-1499）《道一編》所主朱陸之學「早異晚同」觀點的攻駁，引文中指出此為「年譜不可不作」之因，不啻為王懋竑力求「盡破一切窠臼」理想的一種展現。

（一）闡明正學

王安國（1694-1757）為《朱子年譜》撰序，細繹王懋竑參酌《朱子文集》、《語類》、黃榦〈朱子行狀〉，廣蒐史傳所載朱學師友淵源而作《朱子年譜》；將考辨的論述載作《朱子年譜考異》；復擇取己丑年（1169）後散見於朱子各著述中有關論學之言，分年編次為《朱子論學切要語》；最後總結言：

然後朱子生平，自早歲從師講學，中間博訪友朋，歸而反復遺編，卒得《大學》、《中庸》聖賢授受心法、晚與門弟子究悉精蘊，辯超悟之詣、

¹⁴ 清·喬汲：〈吳邑喬氏刊本後敘〉，收入王懋竑撰，何忠禮點校：《朱熹年譜》，附錄四，主要版本序跋，頁 563。

功利之習之非，以垂一脈真傳。其為學誨人，本末次第，瞭如指掌，俾有志於朱子之學者，如就山川道里圖考而數計歸程，不致臨歧望洋，為異說所迷眩。其有裨於聖道，良非淺鮮，豈特於朱子有功已哉！¹⁵

這段文字盛讚王懋竑所纂《朱子年譜》能釐定朱子學脈，證成朱學為道統「一脈真傳」，作為後世儒者進學論道之指南，其中所謂「聖賢授受心法」、「晚與門弟子究悉精蘊」，所指就是訂定朱子以「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為論學宗旨，顯豁主敬窮理工夫在朱子學術中的首出地位。

王懋竑釐定朱子學術進程，言：

朱子少即有志為己之學，其學禪正是從心地著工夫，而於《語》、《孟》經史，及周、程、張諸家之說，考訂講貫，蓋無一日不用其功，內外兩進，自幼已然。此所謂生知安行，無積累之漸者也。同安歸後，再見延平，盡棄異學，而於求中未發之旨未達，與南軒講論逾四五年，迄己丑始定其說，至庚寅拈出程子「涵養」二語，生平學問，大指定於此。其早年進學之序，於〈答江元適書〉、〈汪尚書書〉、〈薛士龍書〉、〈陳正己書〉及〈中和舊說序〉，自敘極為分明，今日可據以為說。至庚寅以後，所謂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蓋非後來之所能擬議矣。……若以一己所見，而取《文集》彷彿之語以為依據，又雜取諸家語錄龐亂之說，而斷之曰某年至某地位，又某年至某地位，未免於以管窺天，以蠡測海，恐識者之有以議其後矣。……《文集》、《語錄》中多謙己誨人之辭，大率因人說法，應病與藥，又間或有為而發（自注：如〈與象山書〉：「無復向來支離之病」……，故云爾），不可泥看。¹⁶

王懋竑有意凸顯朱子在理學傳承系譜中的特出地位，故而在考訂其學行時，刪汰史料中有關朱子降生的神異書寫、諱言學禪經歷、改訂延平授受時程、淡化

¹⁵ 清·王安國：〈朱子年譜序〉，收入王懋竑撰，何忠禮點校：《朱熹年譜》，頁2。

¹⁶ 清·王懋竑撰，何忠禮點校：《朱子年譜考異》，卷1，《朱熹年譜》，頁298-299。

張栻（字敬夫，號南軒，1133-1180）論學影響。¹⁷ 上述引文一方面勾勒出朱子論學經歷學禪、受學於延平、南軒講學、己丑之悟、庚寅定論；另一方面亦提醒後世學者，朱子論學過程中有許多言論乃針對各種情境而發，或為糾舉後學所言，不應拘泥於片段之言而作論斷，文中特意以〈與象山書〉中「無復向來支離之病」一語為例，這是朱陸異同論爭中力主「早異晚同」者所慣引為證之文，由此不難看出王懋竑反對「晚同」說之意圖。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王懋竑標揭朱子於宋孝宗乾道六年庚寅（1170，40歲）以程頤（1033-1107）「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為學術最終指歸，自此「已不主延平」，¹⁸ 在《年譜》該條下中分別摘錄《朱子語錄》、〈答呂伯恭書〉、〈答劉子澄書〉、〈答陳師德書〉為證，¹⁹ 王懋竑並於《朱子年譜考異》中言：

按自庚寅與呂東萊、劉子澄書，拈出程子兩語，生平問學大指蓋定於此，即《中庸》「尊德行，道問學」，《易》〈大傳〉之「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從古聖賢所傳，若合符節。……自庚寅以後，書問往來，雖因人說法，間有所獨重，而其大指不出此兩語。……〈陳師德書〉不詳何時，師德卒於甲午，此書當去庚寅不遠，故附載之。²⁰

王懋竑屢屢強調朱子拈出程頤主敬致知之言，所謂「生平問學大指蓋定於此」或「生平學問，大指定於此」（前揭引文），甚至所引錄〈答陳師德書〉，原無法判定作於何時，只能以「此書當去庚寅不遠」推論，其背後之因，恐怕更

¹⁷ 有關王懋竑《朱子年譜》寫作筆法及立場之討論，參見陳峰：《清儒王懋竑學術思想研究》（長沙：湖南大學岳麓書院博士論文，2019年，尚永明先生指導），頁110-135。

¹⁸ 清·王懋竑撰，何忠禮點校：《朱子年譜考異》卷3，《朱熹年譜》，頁377。按：近似之言亦可見於王懋竑《白田草堂存稿》中，如〈答朱宗洛書〉（一）：「至庚寅乃極言敬字用功親切之妙，拈出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自是指歸一定，終身守之不易，若三十年以來考釋講磨之功，雖有淺深精粗之異，而未嘗一日廢也。」卷13，頁359。

¹⁹ 清·王懋竑撰，何忠禮點校：《朱子年譜》，卷1，《朱熹年譜》，頁48。

²⁰ 清·王懋竑撰，何忠禮點校：《朱子年譜考異》，卷1，《朱熹年譜》，頁320。

是由於該封書信內容與另所引〈答劉子澄書〉文義相近之故。²¹相較於載記朱子本體、心性層面的建構內容而言，王氏無疑更著眼於朱子工夫論的部分。因此，對於被李方子《朱子年譜》視為朱子晚年論學代表的〈玉山講義〉，該文中許多述及心性、天理人欲、尊德性與道問學等論述，王懋竑則持否定態度，他將〈玉山講義〉繫於宋光宗紹熙五年甲寅（1194，65歲），引洪嘉植《朱子年譜》所記言：「此乃先生晚年親切之訓，讀者其深味之」。在《朱子年譜考異》中，王懋竑推論洪嘉植《朱子年譜》應是推闡李方子「晚年頗指示本體」之作，隨即反駁李方子之見，言：「以今考之，揭發明性善之指，說出地頭名目。……非有指示本體，令人深思而自得之意。」²²於此即可看出王氏刻意淡化朱子在本體層面的論述，是十分明顯的。²³

其次，有趣的是，朱子於庚寅年在寒泉精舍完成〈太極圖說解〉、〈西銘解義〉，²⁴此二作討論之內容不外乎本體論、宇宙觀，應是朱子完成理本論、理一分殊建構的重要里程碑，然而在王懋竑《朱子年譜》中的記載，則完全沒有特出的標記。

王懋竑在辨訂朱學指歸為主敬致知的原則下，反對將朱子著名的「己丑之悟」視為最終體認，在《朱子年譜考異》強調朱子書信中所言「靜中之動，動中之靜」、「以靜為本」等言，認為這是「未定之論」，如引朱子〈答林擇之〉

²¹ 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頁82。

²² 清·王懋竑撰，何忠禮點校：《朱子年譜考異》，卷4，《朱熹年譜》，頁399。

²³ 事實上，王懋竑另有〈玉山講義考〉一文，辨定朱子之意只是在指出本體與工夫無先後之分。參見王懋竑：〈玉山講義考〉，《白田草堂存稿》，卷6，頁279-286；詳細討論參見陳峰：《清儒王懋竑學術思想研究》，頁180-188。

²⁴ 王懋竑將朱子作〈西銘解義〉繫於乾道八年（1172），〈太極圖說解〉繫於乾道九年（1173）；然於《朱子年譜考異》中則指出《年譜》所據為二文〈後記〉歲月而言，實則〈西銘解義〉作於乾道六（1170）或七年（1171），〈太極圖說解〉作於乾道四（1168）或五年（1169）。參見王懋竑撰，何忠禮點校：《朱子年譜考異》，卷1，《朱熹年譜》，頁324-325。按束景南則將此二作均繫於乾道六年庚寅，氏著：《朱熹年譜長編》，頁426、439。

第三書中「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自然發現昭著，不待別求」之語，王氏特於文後註言「陽明之學似之」，由此進而判定這些說法皆是朱子「後來所不取」的。²⁵ 推究王懋竑之所以如此判定，恐怕是將「主靜」連結於禪學修煉、陸王之學有關。²⁶ 再者，王懋竑似乎有意將主敬致知的範疇限縮於典籍考究，在《朱子論學切要語》中反覆徵引朱子強調讀書、文句理解的重要性。如宋孝宗淳熙三年丙申（1176）條引朱子〈答黃直卿書〉：「近日看得後生，且是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為急，自此反復不厭，日久月深，自然心與理熟，有得力處。今人多是躐等妄作，誑誤後生，輾轉相欺，其實都不得曉也。」²⁷ 王懋竑辨言：

按此書與「為學先要立本文義」一書相發明，「為學」只當「教學」二字，「立本文義」，「立」字疑有誤，即所謂「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也。只為「為學」字、「立」字少涉疑似，遂有立本居敬之解，細看語意全不如此，以此書證之，愈見分明矣。²⁸

引文中所言書信「為學先要立本文義」，係指朱子另一寄予黃榦之書信，按朱子原意，在於強調為學應以確立志向為先，至於書中文義的掌握則次之。該文中言：「為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卻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晚也。此是向來定本之誤。今幸見得，卻須勇革，不可

²⁵ 清·王懋竑撰，何忠禮點校：《朱子年譜考異》，卷1，《朱熹年譜》，頁312。

²⁶ 關於王懋竑「主敬」與「主靜」的論述，主要商榷的對象是朱澤澐及其子朱宗洛的往來書信中，相關討論參見武守磊：《王懋竑與朱澤澐的朱子學思想比較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獻學碩士論文，2007年，董恩林先生指導）；游騰達：〈王懋竑《朱子年譜》探賾與朱學宗旨之辨〉，《臺大中文學報》第65期（2019年6月），頁117-162。

²⁷ 南宋·朱熹撰，陳俊民校編：〈答黃直卿〉，《朱子文集》（臺北：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年），第10冊續集卷1，頁4918。

²⁸ 清·王懋竑撰，何忠禮點校：《朱子年譜考異》，卷1，《朱熹年譜》，頁419-420。

苟避譏笑，卻誤人也。」²⁹ 其中的「先要立本」成為主張朱、陸學說「晚同」者之證，並由此推論朱子此時與陸九淵「先立乎其大」之說一致，故王陽明編纂《朱子晚年定論》將此文列為首篇，李紱撰《朱子晚年全論》亦引此文，並評曰：「論為學之法，具與陸子之言合」。³⁰ 王懋竑在此則將「為學先要立本文義」連讀，用以呼應讀書須「訓詁文義分明」之語，甚至不惜質疑句中「立」字為冗字；由此可見，縱使王氏勤於考辨，然透過朱陸異同的視域以審視朱學，其產生偏狹已是無法避免的了。錢穆即指出王懋竑在釋讀論說中的牽強、門戶之錮，是以在取捨、判讀間「仍不能無主觀之偏」；林慶彰亦言王氏「對朱子的曲意呵護，難免給人藉《切要語》排斥陸王的聯想」，³¹ 事實上，王懋竑不僅「排斥陸王」，其《朱子年譜》之編纂動機，即是在尊朱抑陸的前提下，形塑一主敬致知為主的朱學。

（二）盡破窠臼

王懋竑撰《朱子年譜》，究其遠因，乃為垂示「朱子義蘊」（前揭引文），闡明正學，已如前所述；另一方面，批駁陸王心學者所主朱陸「晚同」的主張，並溯及始倡者陽明《朱子晚年定論》，則是貫穿於《朱子年譜》的主軸；至於攻訐的對象，即是明代李默所編《紫陽文公先生年譜》。

元、明至清代撰寫朱子年譜者頗多，大都可溯源於南宋李方子《朱子年譜》，其後儒者依此版本增衍刪汰，致使原版本反而亡失，至清初王懋竑作《年

²⁹ 南宋·朱熹：〈答黃直卿二〉，《朱子文集》，第5冊，卷46，頁2125。按王懋竑引錄文字略有出入。

³⁰ 明·王守仁著，王曉昕、趙平略點校：《朱子晚年定論》，收入《王陽明集》（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卷3，頁119；清·李紱著，段景蓮點校：《朱子晚年全論》（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卷8，頁351。

³¹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年），頁318；林慶彰：〈王懋竑的朱子學〉：《清代經學研究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頁209-232，引文見頁230。

譜》時，所參酌之相關年譜，整理如下表：³²

朝代	纂輯者	年譜名	備註
明	李默（古沖）	《紫陽文公先生年譜》	存 王懋竑稱「李本」、「李古沖本」
清	洪嘉植（去蕪）	《朱子年譜》	佚 王懋竑稱「洪本」、「洪去蕪本」
清	朱玉	《朱文公年譜事實》	存 王懋竑稱「新聞本」
清	鄒琢其	《朱子年譜正訛》	佚
清	朱澤澐（止泉）	《朱子聖學考略》	存

上表中，王懋竑主要引據版本是明代李默《紫陽文公先生年譜》（「李本」）與清初洪嘉植（字秋士、去蕪 1645-1712）《朱子年譜》（「洪本」）。³³ 李默於書前撰序，批評此前的年譜將朱子歿後所得褒典以編年之法載入，不符

³² 李方子所撰年譜已佚，今學者束景南據真德秀《西山讀書記》、馬季機《經濟文衡》、李幼武《宋名臣言行錄外集》中輯錄為《紫陽年譜》，收錄於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附錄，頁 1511-1554。李默《紫陽文公先生年譜》，現收入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 年，明嘉靖間刻本），第 25-26 冊；洪嘉植《朱子年譜》，現已不得見；「新聞本」指朱玉《朱文公年譜事實》，現收入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 26 冊，清雍正 8 年刻本。按有關元、明至清代朱子年譜撰作情形，參見容肇祖：〈記正德本《朱子實記》並說《朱子年譜》的本子〉，《燕京學報》1935 年第 18 期，頁 73-95；尹波：〈洪嘉植輯本《朱子年譜》考略〉，《儒藏論壇》2014 年第 7 期，頁 309-318，〈清代朱熹年譜彙考〉，《歷代文獻研究》2016 年第 1 期，頁 104-129；陳峰：《清儒王懋竑學術思想研究》，頁 61-76。

³³ 清·孫全輦、孫全敞《例義》：「自昔輯《朱子年譜》，為門人果齋李氏，其元本今不可得。見而行世者，明李古沖本，多竄易果齋之舊。近有洪去蕪本，收載較繁，增損未當。又新聞本尤疏略。先生大抵據李、洪兩本，嚴審而慎採之。」〈朱子年譜例義〉，收入王懋竑撰，何忠禮點校：《朱熹年譜》，頁 3-4。

「編年之法」，且「甚者尊朱詆陸為私家言，非述作體也」，在李默看來，朱子「析義最精，著書最富」，與象山之學的差異只在於「途轍所從入不同」而已，因此李默「稍微刪潤，其猥冗左謬不合載者，悉以法削之，視舊本存者十七，不以鄙誣累先哲也。」³⁴換言之，李默所撰《年譜》將舊年譜中涉及「尊朱詆陸」的「私家言」逕行刪削，此舉實出於表現朱、陸之學殊途同歸之意。至於清初洪嘉植纂訂《朱子年譜》，現已不得見，惟可見洪氏從弟洪璟於康熙三十九年（1700）重刻本所撰之序中論及，言：

當古冲（按：李默）同修年譜，諸公在嘉靖之朝，姚江之學方盛，其以果齋（按：李方子）之《譜》為多所改竄非舊本者，不過如序中所稱果齋嘗辨朱、陸異同，從而疑其書之未能盡善。而不知果齋親見朱子辨正象山，豈嘗有「晚年定論」之說？其亦據實而直書之，以俟後人之折衷定論，不可謂著書立說者之不當出於此也。……家兄去蕪嘗輯兩家之《譜》，而參以朱子從學延平及與張敬夫氏中和三變之書，而合為一編，附以黃氏《行狀》、《宋史》本傳，與歷代褒典、廟記諸文，以俟後之君子。³⁵

洪璟這段序文批評李默修纂年譜時正值陽明之學盛行，在推崇心學的視域下，於是改竄李方子《年譜》中涉及朱、陸異同辯說的記述。洪璟此意正足以說明，其從兄洪嘉植所纂訂《朱子年譜》實必定有所輯補，以冀還原李方子對於朱、陸之辨「據實而直書之，以俟後人之折衷定論」之意；此外，並著力於朱子受學延平、與張栻論學等部分以補李默本《年譜》不足之處。依此，便不難理解王懋竑《朱子年譜》中大量摘錄、引述洪本，而嚴厲抨擊李本了。

李默學術思想近於陸王一系，³⁶而之所以編纂朱子年譜，除尚友古人、推

³⁴ 明·李默：〈重刊紫陽文公先生年譜序〉，《紫陽文公先生年譜》，頁 693-703。

³⁵ 清·洪璟：〈朱子年譜序〉，收入王懋竑撰，何忠禮點校：《朱熹年譜》，頁 7-8。

³⁶ 參見（日）佐藤仁：〈論李默本《朱子年譜》——與明代學術的展開相關聯〉，收入吳震、吾妻重二編：《思想與文獻：日本學者宋明儒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101-112。

尊朱子為師之外，受人囑託亦是原因之一，³⁷ 是以其態度與程瞳、陳建或王懋竑以朱學為道統嫡傳的觀點不同，對於朱陸異同的問題，李默基本上是服膺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所主「早異晚同」立場的。王安國為王懋竑《朱子年譜》作序言：「明李默古冲所定《朱子年譜》，多刪改原編，與《晚年定論》、《道一編》暗合，陽為表章，而陰移其宗旨，後之人不辨其偽而尊信之，其危害滋甚。」³⁸ 實即闡明王懋竑之見，在其論述中，亦多次出現相近之言。首先，王懋竑反對其友朱澤澐（字湘濤，號止泉，1667-1732）所言陽明為「聖人之徒」，認為陽明之學「無遺蘊，斷然其為象山之傳，而於朱子真如冰炭薰蕕之相反，不可以同年語矣。」並嚴厲批評《朱子晚年定論》之誤不僅在於年歲錯置，實更是「以自誑而誑人」，因此歷來欲調停朱學與陸王之異者，「雖欲合之，不可得合也。」³⁹ 在論定朱子與陸王判若雲泥的原則下，王懋竑進一步抨擊李默《紫陽文公先生年譜》，言：

《年譜》非原本，按序乃李君默所刪定，李君乃講於良知之學者，其序多微辭，尊陸而抑朱，所載朱子語多取其與象山先生相近似者，而於闡陸學諸書概從芟削……大抵襲《晚年定論》之意，於朱子無所發明，而適足以為累。⁴⁰

³⁷ 明·李默〈重刊紫陽文公先生年譜序〉：「比侍御元山曾君佩按閩至建陽，得其書（按：李方子《朱子年譜》）讀之，頗疑冗脫，將重加刊正，而以其事謀於默。」又朱子十一世孫朱凌〈紫陽文公先生年譜後敘〉：「嘉靖壬子仲春大巡，侍御元山翁曾老先生按閩之暇，凌以年末胥見於建溪行臺，比詢家世，間出《年譜》求正。公披覽一盡，歎字跡多漫滅，亟欲修訂，且慨舊本之未盡善也，遂敦請於大家宰古冲翁李老先生，重加參定校閱，纂輯之勤，歷三時焉，備載翁所序集矣。」收入清·王懋竑撰，何忠禮點校：《朱熹年譜》，頁 5-6。足見李默纂作朱子年譜，乃受曾君佩之託。

³⁸ 清·王安國：〈朱子年譜序〉，收入王懋竑撰，何忠禮點校：《朱熹年譜》，頁 1。

³⁹ 清·王懋竑：〈與朱湘濤書〉（一）、〈書朱湘濤《正學考》後〉，《白田草堂續稿》，卷 3，頁 533；卷 7，頁 620。另〈與朱湘濤書〉（七）有言：「濂洛關閩河會姚涇，此豈可並言者？金銀銅鐵覽為一器，亦太無揀擇矣。」卷 3，頁 536。

⁴⁰ 清·王懋竑：〈與朱湘濤書〉（二），《白田草堂續稿》，卷 3，頁 534。

再看：

果齋李氏方子輯《朱子年譜》三卷，鶴山魏氏了翁為之序，後人增補不一，廣為十二卷。至嘉靖年間，李氏默重修。默從陽明之學，遠宗陸氏，於是多所刪除，而《譜》始盡失其舊矣。……至《宋史》本傳，李本亦附載，其所紀事既不出於《行狀》之外，而史官淺陋，有不足以發明道學之懿者，故不復著云。⁴¹

這兩段敘述中，王懋竑評論了幾個所見的朱子年譜版本，包括據已亡佚李方子《朱子年譜》所增補本、⁴² 李默《紫陽文公先年譜》、《宋史》傳記、黃榦《朱子行狀》等；其中特意指出李默所持學術立場為「尊陸抑朱」、「從陽明之學，遠宗陸氏」，致使失去原始年譜面貌，顯然是必須加以矯訂的。因此，李本「於朱子無所發明，而適足以為累」、史傳所載「有不足已發明道學之懿者」，正是王懋竑纂訂《年譜》所亟欲突破之窠臼。

三、《朱子年譜》中鵝湖之會的書寫

鵝湖之會是朱陸異同論爭的起始點，對於王懋竑《朱子年譜》的書寫，具有不可忽視之意義，其言：「鵝湖之會，朱、陸異同是作《譜》大關鍵。」⁴³ 在尊朱抑陸的視域下，這場肇因於呂祖謙試圖將朱、陸議論「會歸於一而定其所適從」⁴⁴ 的論辯記述必然蘊涵了王懋竑對於朱、陸異同的理解，以及其所形塑的朱子歷史圖像。

李默《紫陽文公先生年譜》於宋孝宗淳熙二年乙未（1175，46歲）「偕

⁴¹ 清·王懋竑：〈書〈朱子行狀〉後〉，《白田草堂續稿》，卷7，頁613。

⁴² 據學者考證，此處所指應是戴銑《朱子實紀》，參見陳峰：《清儒王懋竑學術思想研究》，頁78。

⁴³ 清·王懋竑撰，何忠禮點校：《朱子年譜考異》，卷2，《朱熹年譜》，頁330。

⁴⁴ 南宋·袁燮等：《陸象山年譜》，收入陸九淵撰，鍾哲點校：《陸九淵集》（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卷36，頁491。

東萊及梭山陸公子壽、象山陸公子靜會于鵝湖」條下記言：

東萊歸，朱子送之信州鵝湖寺。江西陸九齡子壽、弟九淵子靜及清江劉清之子澄皆來會，相與講其所聞。子壽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子靜和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朱子和詩：「德業風流夙所欽」……
既而諸公各持所見，不合而罷。⁴⁵

王懋竑《朱子年譜》「偕東萊呂公至鵝湖，復齋陸子壽、象山陸子靜來會」條下記言：

東萊歸，先生送之，至信州鵝湖寺。江西陸九齡子壽、九淵子靜及清江劉清之子澄皆來會，相與講其所聞，而子壽、子靜自執所見，不合而罷。
其後子壽頗悔其非，而子靜終身守其說不變。⁴⁶

對照這二則引文，所述大致相同，惟王懋竑將李本「諸公各持所見」改為「子壽、子靜自執所見」，並添述「其後子壽頗悔其非，而子靜終身守其說不變」一語；陸九淵、九齡詩作則見於其後所引《象山語錄》中，同時並摘錄《象山年譜》、朱子、呂祖謙、張栻書信，顯示有意藉由這些史料重塑這場議論之意涵。王懋竑在《朱子年譜考異》中即言：

按鵝湖之會，《年譜》不詳，《語錄》無及此者。《象山年譜》、《語錄》所載為最悉，朱、陸異同皆見於此，故附著之。至其辭氣之悖，覽者當自曉然，無庸辨也。……《學蔀通辨》云：「《朱子年譜》謂『其後子壽頗悔其非，而子靜終身守其說不變。』」今《年譜》無此語，此必李本所刪，而洪本亦不能是正也。今依《通辨》補入，而其他語則不可考矣。又如「諸公各執所見」，於朱、陸並言之，亦必李氏所改也。……
果齋元本不可得見，李為陽明後人，於此皆諱而不言，故載《文集》諸

⁴⁵ 南宋·李方子原編，明·李默、朱河訂：《紫陽文公先生年譜》，頁741-742。按「梭山」為陸九韶，而實際與會者應是陸九齡，號復齋。王懋竑《朱子年譜考異》卷2言：「按梭山，子壽兄子美號也。子壽號復齋，《譜》蓋因象山辨《太極書》，屢言梭山而誤，今改正。」《朱熹年譜》，頁330。

⁴⁶ 清·王懋竑撰，何忠禮點校：《朱子年譜》，卷2，《朱熹年譜》，頁69。

書并張、呂書，俾後人有考焉。⁴⁷

顯然，王懋竑對於這場會晤記錄僅詳載於《象山年譜》、《象山語錄》中，頗有微詞，故而有增補入朱、張、呂書信之舉；另外則說明所添「其後子壽頗悔其非，而子靜終身守其說不變」一語，乃據陳建《學蔀通辨》中引錄。⁴⁸按《學蔀通辨》所據年譜之版本為明儒戴銑（？-1508）《朱子實紀》所記，⁴⁹並非廣傳之版本，故而已有學者指出，「以考據學中孤證不立的原則而言，戴銑所記，陳建所述只可視為一家之言」，⁵⁰那麼，王懋竑此一添述之語，則非在文獻校訂的考量下而添，更可能的原因，應是為鋪陳後續陸九齡、陸九淵論學差異而作；而王懋竑推估李本「諸公各持所見」一語為竄改，因此改訂為「子壽、子靜自執所見」，顯然更是僅就私意逕改，看似文字略為更動，但其二者意義實有所不同：李本之意指朱、陸雙方均堅持己意，王氏則專言二陸固執己見，此亦應是為形塑朱子圖像之伏筆。

由此論究王懋竑所增補、摘錄的史料。就目前所見歷史資料而言，對於鵝湖之會記述較詳備的是陸九淵《年譜》及《語錄》，這是透過陸學門人立場的纂述，呈現的內容不契於王懋竑之意，自不待言；因此，王懋竑透過增錄、刪削、補載《象山年譜》所記載會晤紀錄的方式，以勾勒所欲呈現鵝湖會晤情景。

（一）增錄鵝湖會背景

王懋竑所增補鵝湖之會的背景，包括朱子與呂祖謙兄弟往來之書信，分別

⁴⁷ 清·王懋竑撰，何忠禮點校：《朱子年譜考異》，卷2，《朱熹年譜》，頁330。

⁴⁸ 明·陳建撰，黎業明點校：《學蔀通辨》，收入《陳建著作二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卷中，頁92。按文中言：「《朱子年譜》謂：『其後，子壽頗悔其非，而子靜終身守其說不變』。是以子壽後五年卒，朱子祭之以文，有『道合志同，降心從善』之許，而於子靜日益冰炭云。」

⁴⁹ 明·戴銑：《朱子實紀》，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卷2，頁384。

⁵⁰ 陳峰：《清儒王懋竑學術思想研究》，頁140。

為宋孝宗乾道九年癸巳（1173）一則、淳熙元年甲午（1174）二則：⁵¹

〈答呂伯恭書〉云：陸子壽聞其名甚久，恨未識之。子澄云：其議論頗宗無垢，未知今竟何如也？⁵²

〈答呂子約書〉云：陸子靜之賢，聞之蓋久，然似聞有脫略文字，直趨本根之意，不知其與《中庸》學問、思辨，然後篤行之旨，又如何耳？⁵³

又〈答呂子約書〉云：近聞陸子靜言論風旨之一二，全是禪學，但變其名號耳。競相祖習，恐誤後生，恨不識之，不得深扣其說，因獻所疑也。

然想其說方行，亦未必肯聽此老生常談，徒竊憂嘆而已。⁵⁴

這三段引文是在鵝湖之會前，朱子透過呂祖謙致書引薦陸九齡、陸九淵兄弟時所作的回覆。王懋竑在此透過這三封書信，表達雖然此時朱、陸雙方尚未會見辯學，但朱子對於所風聞陸學「脫略文字，直趨本根」之旨感到憂心；那麼，為了避免此一「頗宗無垢」、⁵⁵「全是禪學，但變其名號」學風貽誤後世學子的前提下，參與會晤及其後論學的齟齬，則是順勢而生了；在此，王懋竑不僅為這場鵝湖之會中爭執的必然性作了鋪陳，且從朱子的角度來看，這次的論學恐怕是場「儒、釋之辨」，故而亟欲「深扣其說，因獻所疑」。如此一來，則朱子在無形中被塑造成一位近似諄諄勸誘以歸正學之良師、維繫儒門道統之繼承者了。

⁵¹ 按王懋竑所引呂祖謙致書，見於王懋竑撰，何忠禮點校：《朱子年譜》，卷2，《朱熹年譜》，頁70-71。呂祖謙之書信，參見氏著：〈與朱侍講〉，《東萊呂太史別集》，收入黃靈庚、吳戰壘主編：《呂祖謙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卷8，頁416。按呂祖謙讚譽陸氏兄弟「篤實孝友，兄弟皆有立，舊所學偏，近過此相聚數日，亦甚有問道四方之意。」

⁵² 南宋·朱熹：〈答呂伯恭二十六〉，《朱子文集》，第3冊，卷33，頁1302。

⁵³ 南宋·朱熹：〈答呂子約十四〉，《朱子文集》，第5冊，卷47，頁2144。

⁵⁴ 南宋·朱熹：〈答呂子約十七〉，同前註，頁2146。

⁵⁵ 「無垢」指張九成（字子韶，號無垢，1092-1159）。朱子〈答石子重五〉：「聞洪适在會稽，盡取張子韶〈經解〉板行，此禍甚酷，不在洪水、夷狄、猛獸之下，令人寒心。」《朱子文集》，第4冊，卷42，頁1837。

(二) 刪削陸學弟子所載史料

王懋竑完整引錄了《象山語錄》中有關陸九齡、九淵詩作等辯論情形，但對於《象山年譜》中所載會晤紀錄，則進行了刪削。現將《象山年譜》所載分為五則，與王懋竑之內容對照於下，並將王氏刪削或文字略有出入之處標示出：⁵⁶

	《象山年譜》	王懋竑《朱子年譜》摘錄之內容	備註
一	呂伯恭約先生與季兄復齋，會朱元晦諸公于信之鵝湖寺。復齋云云。元晦歸後三年，乃和前詩云：「德業流風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携藜杖出寒谷，又枉藍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後信州守楊汝礪建四先生祠堂于鵝湖寺，勒陸子詩于石。 復齋與張欽夫書云：「某春末會元晦於鉛山，語三日，然皆未能無疑。」	呂伯恭約先生與季兄復齋，會朱元晦諸公於信之鵝湖寺。復齋云云。元晦歸三年，乃和此詩。	王懋竑《朱子年譜》將朱子和詩移至三年後與陸子壽鉛山觀音寺之會，刪除陸九齡致張栻之書信
二	按《呂成公譜》：「乙未四月，訪朱文公于信之鵝湖寺，陸子靜、子壽、劉子澄及江浙諸友皆會，留止旬日。」		王懋竑《朱子年譜》悉刪
三	鄒斌俊父錄云：「朱、呂二公話及九卦之序，先生因臺臺言之。大略謂：『《復》是本心復處，如何列在第三卦，而先之以《履》與《謙》？蓋《履》之為卦，上天下澤，人生斯世，須先辨得俯仰乎天地而有此一身，以達於所履。其所履有得有失，又繫於謙與不謙之分。謙則精神渾收聚於內，不謙則精神渾流散於外。惟能辨得吾一身所以在天地間舉錯動作之由，而斂藏其精神，使之在內而不在外，則此心斯可得而復矣。次之以常固，又次之以損益，又次之以困。蓋本心既復，謹始克終，曾不少廢，以得其常，而至於堅固。私欲日以消磨而為損，天理日以澄瑩而為益，雖涉危險，所遭多至於困，而此心卓然不動。然後於道有得，左右逢其原，如鑿井取泉，處處皆足。蓋至於此則順理而行，無纖毫透漏，如巽風之散，無往不入，雖密房奧室，有一縫一罅，即能入之矣。』二公大服。」		王懋竑《朱子年譜》悉刪

⁵⁶ 表格引文參見南宋·袁燮等：《陸象山年譜》，《陸九淵集》，卷36，頁490-491；清·王懋竑撰，何忠禮點校：《朱子年譜》，卷2，《朱熹年譜》，頁69-70。

四	朱亨道書云：「鵝湖講道切誠，當今盛事，伯恭蓋慮陸與朱議論猶有異同，欲會歸於一，而定其所適從。其意甚善，伯恭蓋有志於此語，自得則未也。臨川趙守景明邀劉子澄、趙景昭。景昭在臨安與先生相款，亦有意於學。」 又云：「鵝湖之會，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爲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此頗不合。先生更欲與元晦辯，以爲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復齋止之。趙劉諸公拱聽而已。先發明之說，未可厚誣，元晦見二詩不平，似不能無我。」	朱亨道書云：「鵝湖講道，誠當今盛事，伯恭蓋慮陸與朱議論猶有異同，欲會歸於一，而定其所適從。伯恭蓋有志於此語，自得則未也。臨川趙守景明邀劉子澄、趙景昭。景昭在臨安與先生相款，亦有意於學。」又曰：「鵝湖之會，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爲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此頗不合，先生更欲與元晦辯，以爲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復齋止之。趙劉諸公拱聽而已。」	文字略有異，刪去「其意甚善」、「先發明之說，未可厚誣，元晦見二詩不平，似不能無我。」
五	元晦書云：「某未聞道學之懿，茲幸獲奉餘論，所恨匆匆別去，彼此之懷，皆若有未既者。然警切之誨，佩服不敢忘也。還家無便，寫此少見拳拳。」		王懋竑《朱子年譜》悉刪

按上表，可看出王懋竑刪削情形。在第一則，王懋竑據詩中「別離三載」一語推斷應是朱子與陸九齡會晤於鉛山時所作，因此王懋竑將朱子和詩移至《朱子年譜》淳熙六年己亥（1179，50歲）「陸子壽來訪」條下，言：

詩云「別離三載」，蓋鵝湖之會在乙未，鉛山之訪在己亥，中間隔丙申、丁酉、戊戌三年，故曰「三載」。「偶扶藜杖出寒谷」，則自指候命於鉛山。「又枉藍輿度遠岑」，則謂子壽之來承鵝湖言，故曰「又枉」，若在鵝湖，則「又」字下不得也。「舊學商量」四句，正祭子壽文所云「志同道合，極論無猜，降心從善」者。若在鵝湖，則方各執所見，乖異不合，又安得作此語耶？故斷以此詩為在鉛山追和前韻，以贈子壽者。⁵⁷

這段結合史料與詩中意涵的推論，合乎文獻所載，為現代學者所採信，遂成定論。第二則是呂祖謙年譜中所載會晤經過，內容無涉朱、陸論爭情形。

第三則是參與此會的陸學弟子鄒斌⁵⁸所錄朱、呂、象山當時論學情形，

⁵⁷ 清·王懋竑撰，何忠禮點校：《朱子年譜考異》，卷2，《朱熹年譜》，頁341。

⁵⁸ 據《宋元學案》所載：「鄒斌，字俊甫，臨川人……鵝湖之會，先生從行。」清·黃宗羲著，清·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槐堂諸儒學案》，《宋元學案》

研討的內容是《周易》卦序。這段記載是陸九淵以發明本心的理路闡釋《周易》：論〈復〉卦為「本心復處」，強調應先辨識本心「使之在內而不在外」，並提揭私欲與天理相對立、損益的修養工夫。基本上，陸九淵講天理、人欲的對峙，要求去除人欲的主張與朱子並無二致，但陸學發明本心的理解脈絡與朱子再三強調由致知窮理，積久循序以貫通天地聖人之心的工夫卻是明顯相左的。⁵⁹ 王懋竑將此則記載悉數刪去，最明顯的原因，應是《象山年譜》於陸九淵論說後所載「二公大服」四字，這與第四則中刪去「先發明之說，未可厚誣，元晦見二詩不平，似不能無我」之語境相似，王懋竑在推尊朱子的前提下，自然不會認同將象山「塑造為鵝湖論學中的勝利者」；⁶⁰ 況且，「二公大服」四字表明了朱子對象山的贊同，即使沒有清楚指出所「大服」之內容究竟為何，但畢竟顯示出朱、陸之間確實有契合之處，這與遭刪除的第五則所載錄朱子致陸九淵書信中言「佩服不敢忘也」意義相近，⁶¹ 如此則有違於王懋竑所欲標揭朱、陸始終「如冰炭薰蕕之相反」（前揭引文）之目的，是以自然在刪除之列了。若更進一步看，王懋竑似乎刻意將朱子所涉及心性辨析、格致工夫中所講

（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3冊，卷77，頁2588。按現今學者考證，參與鵝湖之會的陸學弟子，包括朱桴、朱泰卿、鄒斌、傅一飛等。參見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頁530；陳榮捷：〈朱陸鵝湖之會補述〉，《朱學論集》，頁159。

⁵⁹ 朱子〈答石子重一〉：「學者必因先達之言，以求聖人之意，因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求之自淺及深，至之自近以及遠，循循有序，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夫如是，以浸漸經歷，審熟詳明，而無躐等空言之弊，馴致其極，然後吾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焉。」又鵝湖之會後，朱子〈答王子合五〉討論〈復〉卦言：「如人方窮物欲，豈可便謂其間天理元不間斷，而且肆其欲哉？要須窮欲之心滅息，然後天理及得萌耳。」《朱子文集》，第4冊，卷42，頁1832；第5冊，卷49，頁2213。

⁶⁰ 陳峰：《清儒王懋竑學術思想研究》，頁143。

⁶¹ 王懋竑刪去此信之因，推測原因有二：其一是此信未見於《朱子文集》，故而王懋竑可能認為缺乏實證而刪去，其二則是此書信之內容畢竟與王懋竑所力主朱、陸自始至終相異之觀點是相違的，因此，更有可能是王氏出於個人學術傾向而將此則記載刪去。另陳來認為，朱子此信可能是出於自謙之禮節。參見陳來：《朱子哲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357。

「豁然貫通」的躍遷境界邊緣化，如回覆朱宗洛（字紹川，朱澤澐之子）致書論學「及造之熟則至虛至靈之中，萬理咸備，是豁然貫通之後又有造之熟一層矣。」⁶²王懋竑言：

「至虛至靈之中，萬理咸備」，此惟顏、曾方能與此，子貢以下所不得聞，今日何敢擬議及此？……《或問》所云：「心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非必事事物物納入心中而後徐徐自此出之也，陳白沙曰一片虛靈萬象存，楊慈湖默自反觀，覺天地萬物通為一體，非心外事，與此亦復何異？而何以為禪學乎？……今日學朱子之學者，只於平實切近處加功，默默做去，而至於豁然貫通境界，且可置之。雖云射者之的、行者之歸，而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今遽妄論及，此正犯朱子所訶。⁶³

明道所云「識得仁體，實有諸己」，此何可易言？初學者如何到此地位？……呂東萊先生跋《近思錄》謂：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往而已。以此推之，則學者非不可以識仁，亦未可以遽識仁也。⁶⁴

王懋竑諱言朱子心體論述，反對直捷體悟天理之討論，認為惟顏、曾能臻至的「豁然貫通」境界或程顥所言「識得仁體」工夫，實不應妄論；從「行遠自邇、登高自卑」的原則而言，則「且可置之」。在王懋竑看來，這種近似陳白沙、楊慈湖等心學家的工夫，不免有墮入釋氏之險；王懋竑所欲彰顯的朱學乃在於窮究具體事物之理的工夫，即朱子所謂「其宏綱實用固已洞然無可疑者，而細微之間，主賓次第，文義訓詁，詳密精當，亦無毫髮之不合」。⁶⁵那麼，他在

⁶² 清·王懋竑：〈答朱宗洛書〉，《白田草堂存稿》，卷13，頁360。

⁶³ 同前註。

⁶⁴ 清·王懋竑：〈與朱宗洛書〉，《白田草堂存稿》，卷13，頁364。按呂祖謙〈近思錄後序〉：「祖謙竊嘗與聞次緝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槩，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南宋·朱熹、呂祖謙合輯，陳榮捷著：《近思錄詳註集評》（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年），頁577。

⁶⁵ 南宋·朱子：〈答江德功二〉，《朱子文集》，第4冊，卷44，頁1969。

《朱子年譜》中將鄒斌這段心體工夫的探討紀錄全數刪汰，只保留了朱亨道所錄朱、陸論及教人「太簡」、「支離」之別，其間自當是蘊含了自身學術考量。

（三）補載鵝湖會後評述

王懋竑於《朱子年譜》中增補呂祖謙、朱子與張栻三人書信以呈現對於會後之評述，⁶⁶ 這些書信均作於鵝湖會後同年（淳熙二年，1175）。首先論選自呂祖謙書信：

〈答刑用邦書〉云：祖謙自春末為建寧之行，與朱元晦相聚四十餘日，復同出至鵝湖，二陸及子澄諸兄皆集，甚有講論之益。……講貫誦繹，乃百代為學通法，學者緣此支離泛濫，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見此而欲盡廢之，正是因噎廢食。然學者苟徒能言其非，而未能反己就實，泛泛汨汨，無所底止，是又適所以堅彼之自信也。⁶⁷

這是呂祖謙於鵝湖會後陳述對陸學之評價，基本上呂祖謙肯定此次會晤是有裨益的講論，⁶⁸ 而就為學工夫而言，呂祖謙認同的是「講貫誦繹」，即使可能有流於「支離泛濫」之「人病」，但若因而反對此「為學通法」，則是因噎廢食之舉。易言之，呂祖謙在此次的論辯中應是與朱子同一陣營的。王懋竑引錄此則書信，即暗示了《象山年譜》記呂祖謙「欲會歸於一而定其所適從」，實際上是為矯陸以歸於朱，而不是折衷二家之學。又朱子述及鵝湖論學：

〈答王子合書〉云：前月末送伯恭至鵝湖，陸子壽兄弟來會，講論之間，

⁶⁶ 王懋竑所引朱子、呂祖謙、張栻之書信，見於清·王懋竑撰，何忠禮點校：《朱子年譜》，卷2，《朱熹年譜》，頁71。

⁶⁷ 南宋·呂祖謙：〈答刑用邦〉，《東萊呂太史別集》，卷10，頁500。

⁶⁸ 除王懋竑引錄呂祖謙〈答刑用邦書〉外，呂氏向陳亮、潘景憲述及鵝湖論學之會亦言「甚覺有益」、「甚有講論之益」。參見南宋·呂祖謙：〈與陳同甫〉、〈與潘淑度〉，《東萊呂太史集》，收入黃靈庚、吳戰壘主編：《呂祖謙全集》，卷10，頁472、493。

深覺有益。⁶⁹

朱子同樣對於鵝湖會的講論「深覺有益」，相對於陸學弟子於《象山語錄》、《象山年譜》中所記「元晦失色」、「元晦大不懌」、「不能無我」等情緒不盡相同，至少對於朱、呂而言，是一次受益的講學。王懋竑補載這段朱子的評述，正說明了在雙方論學工夫存有歧見之下，朱子正面對待的態度；再看鵝湖會後張栻曾致書朱子，問言：「陸子壽兄弟何如？肯相聽否？」⁷⁰朱子回覆：

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卻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卻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為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狹窄，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⁷¹

朱子一方面讚賞二陸操持氣度過人，肯定其道德人格，另一方面亦指出陸學存在著「廢講學」、「悟得本心」之病，同時也與呂祖謙一樣感嘆二陸太過於自信。王懋竑引述朱子的評價，欲顯示出朱子於會前評論陸學「脫略文字，直趨本根」之語並非虛言，亦確實如各史料所載，此次論學最終是「不合而罷」。朱子在鵝湖會後有所潛沉思索，對照《象山語錄》、《象山年譜》中陸九淵雄辯的形象，可知即使朱子在論辯中未佔上風，但卻不失為堅守所持正見，雍容有度之儒者。這幾則史料的增補，不僅修正了只以陸門弟子紀錄的單一視角考察鵝湖會晤的侷限，而論爭的勝負優劣，是無法遽下定論的；甚至朱子在此會中實有所受益，現代學者束景南先生即指出朱子在鵝湖之會後作出自我反省，

⁶⁹ 南宋·朱子：〈答王子合一〉，《朱子文集》，第5冊，卷49，頁2209。按，相近之言，亦可見於〈曹立之墓表〉：「淳熙乙未歲，余送呂伯恭至信之鵝湖，而江西陸子壽及弟子靜，與劉子澄諸人皆來，相與講其所聞，甚樂。」《朱子文集》，第9冊，卷90，頁4398。

⁷⁰ 南宋·張栻撰，朱熹輯錄：〈答朱元晦〉，《南軒先生文集》，收入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外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卷22，頁349。

⁷¹ 南宋·朱子：〈答張敬夫十八〉，《朱子文集》，第3冊，卷31，頁1197-1198。

尤其受陸氏兄弟「留情傳注翻藁塞」、「支離事業竟浮沉」的批評，促使他「經學思想發生新的變化發展動力」；⁷²再者，王懋竑對於朱、陸的分歧，透過這幾則史料補載，有更明確的揭示，陳來先生認為，鵝湖之會「作為一個事件，它並不如後來的無極、太極之辯更有影響，但比後者更明確地暴露了朱陸分歧」。⁷³

（四）添述「子壽頗悔其非，而子靜終身守其說不變」

王懋竑在記述鵝湖會中添加「子壽頗悔其非，而子靜終身守其說不變」一語，有意將陸九齡形塑為鵝湖會後幡然悟入朱子學者，以反襯陸九淵固執己見；由此凸顯朱子為道統正傳的形象，而暗寓陸九淵學術之弊。由於鵝湖會後五年（淳熙七年庚子，1180）陸九齡卒逝，在其生平文獻十分有限的情況下，其論學變化的確切時間及內容反倒讓王懋竑有詮解的空間。他在《朱子年譜》淳熙六年己亥（1179，50歲）朱子候命於鉛山，「陸子壽來訪」條下引錄朱子〈和鵝湖寺子壽韻〉詩、《朱子語錄》余大雅所記朱子與陸九齡論學，以及朱子與呂祖謙往來書信等相關記敘。⁷⁴王懋竑將陸九齡論學轉向朱子，歸結於鉛山之訪，言：

子壽蓋頗自悔其前說之誤，故鉛山來訪時，其論與朱子多合，……按《象山語錄》，子壽與子靜學問元有不同，及將會鵝湖，子靜再三辨論，而子壽乃以子靜之言為是，遂作「孩提知愛」一詩，子靜以為然。故鵝湖之會，子壽舉詩四句，朱子曰：「子壽早已上了子靜船也。」其時，二陸與朱子辨論皆不合，後三年，子壽過訪東萊，乃幡然以鵝湖所見為非，而東萊稱之，有「著實看書講論，心平氣下」之語。故鉛山之訪，亦不與子靜俱，而卒從朱子之說。祭文所云，蓋紀其實也。是子壽與子靜之

⁷² 束景南：《朱子大傳》，頁316。

⁷³ 陳來：《朱子哲學研究》，頁361-362。

⁷⁴ 清·王懋竑撰，何忠禮點校：《朱子年譜》，卷2，《朱熹年譜》，頁88-92。

學，始終本不相同。子壽早卒，《復齋集》不傳於世，後之人但據鵝湖之會，同稱二陸，而子壽之生平，遂為子靜所掩，迄今未有發明之者，甚可惜也。⁷⁵

這段話可分為兩部分說明。首先，王懋竑認為陸九齡之學自始至終皆不同於陸九淵，甚至應是更近於朱子。王氏以《象山語錄》載陸九淵於鵝湖會前所言：「伯恭約元晦為此集，正為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鵝湖之同？」⁷⁶說明二陸學術在鵝湖會前實有不同之處，惟因「子靜再三辯論」，故而於鵝湖會中轉為與陸九淵同陣營，致使後世以「二陸」稱之，而陸九齡之學「遂為子靜所掩」。誠然，就王懋竑推論來看似乎合於情理，然而陸九齡與陸九淵學術之差異情形並不明確，⁷⁷更遑論陸九齡所異於陸九淵之處是否即是暗合於朱子了。其次，王懋竑依朱子與呂祖謙往來書信有言「子壽過訪東萊，乃幡然以鵝湖所見為非」，推論陸九齡因此獨往鉛山與朱子會見於觀音寺，「而卒從朱子之說」。按王懋竑所引書信第一則為朱子於宋孝宗淳熙五年戊戌（1178，49歲）致呂祖謙：

近兩得子壽兄弟書，卻自訟前日偏見之說，不知果如何？⁷⁸

文中所言「兩得子壽兄弟書」，指的應是淳熙四年丁酉（1177）二陸遭母喪，陸九齡致書詢問朱子相關喪祭儀節問題；雙方數次書問相通後，陸九齡承認所見謬誤，而有請罪之意。由於陸九齡來書已不可考，因此，朱子所言陸九齡「自訟前日偏見」，究竟僅止於祔禮儀節詮解之別，或包括鵝湖之辯，現今論者見

⁷⁵ 清·王懋竑撰，何忠禮點校：《朱子年譜考異》，卷2，《朱熹年譜》，頁341-342。

⁷⁶ 南宋·陸九淵：《象山語錄》上，《陸九淵集》，頁427；王懋竑《朱子年譜》卷2引錄於淳熙二年「復齋陸子壽、象山陸子靜來會」條下，《朱熹年譜》，頁70。

⁷⁷ 陳峰即考證陸九齡治學經歷了由禪學向儒學的轉變，至於鵝湖會前與陸九淵相異之處，究竟是指禪學或儒學，尚難斷言。參見氏著：《清儒王懋竑學術思想研究》，頁149。

⁷⁸ 南宋·朱子：〈答呂伯恭七〉，《朱子文集》，第4冊，卷34，頁1339。

解略有不同，⁷⁹但王懋竑將這段話引載於此，無疑是暗示了陸九齡於鉛山之訪前，已有漸趨朱學之意，不僅止於祔禮之辯，而是鵝湖會中論學主張的改弦易轍；那麼，次年的鉛山之訪即標誌了陸九齡正式轉向朱子之學。王懋竑引錄朱子於鉛山會後（淳熙七年，1180）致書呂祖謙：

子壽兄弟得書，子靜約秋涼來遊廬阜，但恐此時已換卻主人耳，渠兄弟今日豈易得？但子靜似猶有舊來意思，聞其門人說，子壽言其雖已轉步而未曾移身，然其勢久之意必自轉。回思鵝湖講論時是甚氣勢？今何止什去七八耶？⁸⁰

就王懋竑以朱子為本位的角度而言，鵝湖會前已然確立學術體系的朱子，在鵝湖會中亟欲矯陸學以歸正學的企望，於會後三年陸九齡的鉛山之訪獲致了部分成果；至於陸九淵，則按朱子與呂書云：「子壽學生又有興國萬人傑字正純者，亦佳。見來此相聚，云子靜卻教人讀書講學，亦得江西朋友書，亦云然。」⁸¹呼應了陸九齡所描述的「雖已轉步而未曾移身」。王懋竑略去朱子於鵝湖會後所有自省書信，⁸²只聚焦於朱子對陸學糾偏，王氏言：

朱子此時，於子靜更有深望焉，庚子五書，皆有招徠引誘之意，其惓惓

⁷⁹ 陳來依據朱子〈答葉味道一〉、〈答葉味道二〉中載陸九齡「乃伏其謬，而有他日負荊之語」、「子靜終不謂然，而子壽遂服，以書來謝，至有負荊請罪之語」，推斷陸九齡提出「負荊請罪」當包括論學內容及鵝湖之辯。陳峰則認為這是朱子紹熙五年（1194）與葉味道的書信，追溯當時討論祔禮之情形。參見陳來：《朱子哲學研究》，頁362-363；陳峰：《清儒王懋竑學術思想研究》，146。按朱子這兩封書信內容來看，朱子的討論均圍繞在祔禮相關問題，因此，陳峰之推論似較合於語境。參見南宋·朱子：〈答葉味道一〉、〈答葉味道二〉，《朱子文集》，第6冊，卷58，頁2827-2830。

⁸⁰ 南宋·朱子：〈答呂伯恭三十三〉，《朱子文集》，第4冊，卷34，頁1372。

⁸¹ 南宋·朱子：〈答呂伯恭三十一〉，同前註，頁1368。

⁸² 如言：「至於文字之間，亦覺向來病痛不少，蓋平日解經最為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注與經作兩項功夫做了，下梢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南宋·朱子：〈答張敬夫十八〉，《朱子文集》，第3冊，卷31，頁1196。

之心，可想見矣。癸卯之後，子壽既卒，而子靜之潰決益甚，朱子於是知其不可以挽回也。至乙巳、丙午，乃誦言攻之，以示學者，俾不惑於其說。此其前後苦心，學者不可以不之考也。⁸³

王懋竑將鵝湖會後朱子與二陸的互動定調為朱子懇切訓導以歸正學，而陸九淵雖有動搖但仍固守己見，直至陸九齡去世後，終難以挽回，是以朱子最終轉而「誦言攻之」。同樣的詮釋脈絡，亦可見於王懋竑對於淳熙八年辛丑（1181，52歲）陸九淵赴南康訪朱子之記述。王懋竑依洪嘉植《朱子年譜》載「先生率僚友諸生，與俱至白鹿洞書院，請升講席。子靜以〈君子小人喻義利〉章發論。先生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請書於簡，以諗同志。」⁸⁴這段記載實可證朱子對於陸九淵講論之肯定，也是朱、陸之學在某種程度上可相通、一致之處，⁸⁵然而王懋竑評述言：

按陸氏之學，與朱子合下不同，故朱子於未相識時，即斷其為「禪學」。鵝湖之會，議論不合，然察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為己之功；又精神氣魄，感動得人，可為吾道之助。故雖不合，而常有招徠勸誘之意，蓋於陸氏兄弟惓惓有深望焉。其後，子壽從朱子之說，而子靜卒不變。……朱子誦言攻之，亦在乙巳、丙午之後，知其必不可以合也。子壽而在，子靜末年，未必猖狂至此，然子靜自信甚篤，自待甚高，亦非子壽之所能挽回。假使子靜先卒，則其說不至盛行，後來可無異同之論矣。此天實為之，亦吾道之不幸也。東萊亦以為子壽之亡，於後學大有關係，蓋先見之矣。……而朱子於南康日，謂其「舊日規模終在」、「三頭兩緒，東出西沒無提撮處。」蓋於來訪時，已逆料其不能盡舍舊習矣。而猶以望於子壽者望之，故亟稱其〈講義〉。……癸卯〈與項平父書〉，

⁸³ 清·王懋竑撰，何忠禮點校：《朱子年譜考異》，卷2，《朱熹年譜》，頁341-342。

⁸⁴ 清·王懋竑撰，何忠禮點校：《朱子年譜》，卷2，《朱熹年譜》，頁112-117。

⁸⁵ 《象山年譜》則記：「復請先生書其說，先生書講義，尋以講義刻於石。」《陸九淵集》，卷36，頁492-493。按：據此可見朱、陸對於此一議題之見解基本上應是相同的。

有「去短集長」之言。丁未〈與子靜書〉，又言：「所幸邇來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其所以招徠勸誘之者至矣。而子靜後來聲望益高，徒黨益盛，恣其舊說，日以橫肆，朱子不得已而始誦言攻之。⁸⁶

王懋竑延續鵝湖會記敘中所添述「子壽悔其非，而子靜終身守其說不變」的理路，並感嘆轉向朱學的陸九齡早逝，削弱了朱子勸誘陸九淵徹底「移身」的力量。更值得注意的是，王懋竑為強化朱子對陸九淵的「惓惓深望」之心，在記敘南康之會時，認為朱子即使已預知⁸⁷陸九淵「不能盡舍舊習」，但仍以稱譽〈白鹿洞講義〉的方式寄予其「移身」之厚望；而朱子〈與項平父書〉、〈與子靜書〉中的謙詞及對二家學術反思，⁸⁸甚至對自身為學工夫的調整，在王懋竑凸顯朱、陸始終不同且朱子苦心宣教的視域下，全被當作「招徠勸誘」之言了。

由此來看，王懋竑《朱子年譜》所勾勒的鵝湖之會，敘述的主軸以朱子為核心展開：會前增錄朱子對陸學的質疑，預示了朱、陸之學的差異；會中刪削陸門弟子的記敘，淡化二家論學相通之處，且削弱朱子有關天理心性的討論；會後補載了朱子與呂祖謙對陸學的評述，加深朱、陸分歧；最後添述二陸論學

⁸⁶ 清·王懋竑撰，何忠禮點校：《朱子年譜考異》卷2，《朱熹年譜》，頁351-352。

⁸⁷ 王懋竑以朱子致呂祖謙書信「舊日規模終在」、「三頭兩緒……」之內容證明朱子「逆料」陸九淵於南康之會時仍固守己見，但此書作於淳熙八年辛丑六月，在陸九淵二月來訪之後。是以，王懋竑所稱朱子「逆料其不能盡舍舊習」之說，並不符史實。詳細考證參見陳峰：《清儒王懋竑學術思想研究》，頁153；南宋·朱子：〈答呂伯恭四十四〉，《朱子文集》，第4冊，卷34，頁1384。

⁸⁸ 朱子言：「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卻是問學上多了。……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熹衰病日侵……所幸邇來日用功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尚復有異同否耳？」南宋·朱子：〈答項平父二〉、〈答陸子靜二〉，《朱子文集》，第6冊，卷54，頁2550；第4冊，卷36，頁1437。

變化，開顯朱學道統的地位，並反襯陸學的拘執己見。這些史料的採擇、鑑別背後，皆蘊含了王懋竑尊朱的學術考量。在有意形塑朱子為篤實問學、潛研經籍且惓惓誨人的原則下，凸顯陸學「發明本心」之弊，甚至將朱、陸間的差異擴展為「正學」與「異端」之別；因此，朱、陸學術相通之處被抹去，取而代之的是揭示陸九齡論學的轉向與陸九淵「轉步而未曾移身」，而朱子「招徠勸誘」二陸回歸道統正傳的形象由此鑄成。擅長考辯的王懋竑，不但刪汰了陸九齡致書張栻書信中「某春末會元晦於鉛山，語三日，然皆未能無疑」，而逕言陸九齡於鉛山之訪後轉步移身至朱子陣營；亦未深究陸九齡臨終前曾言「比來見得子靜之學甚明，恨不得相與切磋，見此道之大明耳」⁸⁹之意，主要的原因無非是彰揚朱子為正學而招徠「異學」之功。至於朱子在鵝湖會後對自身學術的省思，〈答項平父〉中主張持守與講學不應偏廢；朱、陸二家各有長短，故應「去短集長」的觀點，以及由此而演化尊德性道問學兼重、偏廢的討論，⁹⁰同樣在尊朱抑陸的前提下，僅俱「招徠勸誘」之意了。顯然，王懋竑書寫的鵝湖之會，雖以文獻考訂的方式呈現，實則辨明朱、陸之異仍是首要考量，門戶之見便透過史料的引述、論析，逐步展開。

四、結語

王懋竑《朱子年譜》在纂輯史料、考辨文獻上的成就，歷來受到許多推崇，

⁸⁹ 此語兩見，分別於《象山語錄》上、《象山年譜》，《陸九淵集》，卷34，頁428；卷36，頁492。按：有關陸九齡論學轉向朱子，仍有諸多歧見，如清儒李紱即以陸九齡此言而證二陸之學始終一致；現今學者束景南則認為陸九齡之言正是「特指這時陸九淵思想上向朱熹『轉步』的新變化。」參見清·李紱：〈家學〉，《陸子學譜》，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950冊，影印清雍正無怒軒刻本，卷5，頁436；束景南：《朱子大傳》，頁432。

⁹⁰ 就目前資料所見，鵝湖會中朱、陸的分歧在為學工夫，而未能深入到導致雙方分歧的根本理論。陳來認為，二家分歧乃由讀書講學演化為尊德性為主亦或是尊德性道問學並重。參見氏著：《朱子哲學研究》，頁377。

自《四庫全書總目》中評價其《朱子年譜》「考異審同之辨，元元本本，條理分明」（見前揭引文），乾嘉儒者焦循（1763-1820）亦言王懋竑「服膺朱子」，「一生用力於朱子之書，考訂精核，乃真考亭功臣」；⁹¹ 直至現代學者，均有相近的稱譽。⁹² 此外，亦有立足於朱、陸異同之辨的角度進行評價者，如《清儒學案》：

自朱、陸有異同之辨，而為陸學者於朱子每多誣罔，陽明《晚年定論》其尤著者也。白田讀朱子書數十年，於朱子生平，為學誨人，次第本末，條析精言，訂為《年譜》四卷，俾有志朱學者，不致為異說所述眩。其有裨聖道，較之《閑闢錄》、《學部通辨》二書，直遠出其上矣。⁹³

自明代程敏政《道一編》、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逐步開啟朱、陸學術異同論爭以來，聚訟的議題不外乎朱陸早異晚同或早同晚異，⁹⁴ 均涉及朱子早晚年學術思想變化，那麼，與其如明儒程瞳《閑闢錄》摘錄朱子辨學之言的形式，或陳建《學部通辨》取朱子〈行狀〉、文集、語類及與二陸往來書信編輯，附按語進行批駁，毋寧重新纂撰朱子年譜，梳理朱子學術前後發展軌跡，實為更加徹底的解決方式。是以，《清儒學案》在傾向於朱學的立場上，推崇王懋竑所撰《年譜》條分縷析，具裨益「聖道」之功；清晚期促使理學短暫復興的程朱學者唐鑑編纂《國朝學案小識》將王懋竑列於「翼道學案」，言其《朱子年譜》「大旨在辨為學次序，以攻姚江之說」，並讚譽王懋竑為「洛

⁹¹ 清·焦循：〈國史儒林文苑傳議〉，《雕菰集》（臺北：鼎文書局，1977年），卷12，頁183。

⁹² 有關現代學者對王懋竑《朱子年譜》考據成就之稱譽，參見周茶仙：〈王懋竑與《朱子年譜》〉，《朱子學刊》2000年第1輯（總第10輯），頁396-406。

⁹³ 徐世昌等編纂，沈芝盈、梁運華點校：〈白田學案〉，《清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3冊，卷52，頁2057。

⁹⁴ 有關朱陸異同論爭的發展，參見吳長庚：〈鵝湖之會與朱陸異同「早晚論」的歷史演變〉，《朱子學刊》1999年第1輯，頁78-98；陳林：〈義理與考據之間：「朱陸異同」學術史的內在發展理路〉，《求索》2015年第4期，頁150-154；徐公喜：〈朱陸異同論的歷史形態考察〉，《江淮論壇》2015年第6期，頁109-115。

閩正脈」，⁹⁵亦同樣是表彰其在朱陸異同論爭史的重要地位。

另一方面，亦有儒者在肯定王懋竑《朱子年譜》之餘，也提出該書仍有諸多可議之處，如夏炘（1789-1871）即言王懋竑《年譜》乃「世稱善本」，但「可疑者尚多」，夏氏列舉出五則「當考訂」者，其中即認為朱子「辨陸學之非」不在淳熙十二年，而是淳熙十年朱子撰〈曹立之墓表〉後；⁹⁶顧廣譽（1799-1866）言王懋竑《年譜》「持論之平，雖親炙紫陽如公晦者，且有所不待」，然亦指出王懋竑《朱子年譜考異》中刻意強調朱子晚年持「主敬」而絕非「主靜」之說，實則「執彼廢此」，而「用心或太過」。⁹⁷顧氏的批評，即點出王懋竑在詮解朱學時所預設「講學窮理」工夫首出的斧鑿痕跡，⁹⁸將「主靜」概念聯繫於陸學，進一步墮為禪學、異端。而這樣的預設，不免涉及自身學養（回應明代以來朱陸異同之爭）及其所處批判心學、重塑程朱理學以契合時代思潮之回應，表現於《朱子年譜》中鵝湖之會的書寫，即是透過史料的增補、剪裁，強化朱子篤實窮理工夫與陸學空悟本心的雲泥之別。是以，王懋竑本於其「歷史性」⁹⁹所勾勒的鵝湖會及朱子圖像，未嘗不是對應著清代程朱理學新生與復

⁹⁵ 清·唐鑑撰，李健美校點：〈王白田先生〉，《清學案小識·翼道學案》，收入《唐鑑集》，卷4，頁377-387。

⁹⁶ 清·夏炘：〈與朱福堂博士論年譜書〉，《述朱質疑》，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952冊，影印清咸豐三年景紫山房刻本，卷5，頁60-62。

⁹⁷ 清·顧廣譽：〈書王予中《朱子年譜》後〉，《平湖顧氏遺書·悔過齋續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卷5，頁665-666。

⁹⁸ 南宋·朱子〈答劉公度七〉：「所論『主敬』之說，固學者之切務，然此亦要得講學窮理之功，見得世間道理，歷歷分明，方肯如此著力。若於聖賢之言有所忽略，不曾逐字逐句仔細理會，見得道理都未分明，卻如何捺生硬做得成？」《朱子文集》，第7冊，卷64，頁。按王懋竑引錄見於《朱子論學切要語》，卷2，《朱熹年譜》，頁479。

⁹⁹ 在此轉用黃俊傑論經典以及經典的解釋者之「歷史性」的討論。所謂經典解讀者的「歷史性」，「包括解經者所處的時代的歷史情境和歷史記憶，以及他自己的思想系統。」參見黃俊傑：〈從儒家經典詮釋史觀點論解經者的「歷史性」及其相關問題〉，收入氏編：《中國經典詮釋傳統（一）通論篇》（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4年），頁337-366。

興的催化劑；當然，「歷史性」也可能造成朱學思想或朱子圖像的部分削弱、扭曲，或過度詮釋效應，最為顯著者，莫過於王懋竑諱言朱學中天理、心性等形上論述，即如王汎森所指出：

王白田的《朱子年譜》及幾篇考異的文章，及他與朱止泉的往復辯論中，也凸顯非官方的程朱陣營中有一種潛在而不自覺的改變，它說明清初「新朱子學」——也就是「去形上化」後的朱子學，如何從文獻考據上將他們所覺得不安的部分刪去，證明它們實際上並非出自朱子之手。¹⁰⁰

此精闢的觀察，看似評議清代治朱學者之障蔽，但另一方面，亦未嘗不是清儒對程朱理學的「重建」¹⁰¹工作。清代理學著重實用、實踐的性格，自王懋竑《朱子年譜》即已透顯端倪，並藉由鵝湖之會的歷史書寫，揭示了清代朱陸異同論爭中，崇奉朱學者所形塑——讀書講學、訓詁文義的朱子圖像。

（責任校對：王誠御）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南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南宋·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臺北：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年。

¹⁰⁰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4年），頁36。

¹⁰¹ 李明輝指出，在西方現代的學術討論當中，「重建」（reconstruction, Rekonstruktion）一詞有兩種意涵，即「恢復」和「重組」。以中國哲學之「重建」來說，第一個意涵指：重尋中國哲學之原貌，恢復其原有意義；第二個意涵則意謂：透過重新詮釋，將中國哲學之原有成素重新組合，從而賦予它新的意義，激發其新的潛在動力。這兩種意涵表面上似乎相互衝突，其實可以互補。本文所論「重建」的意涵，即據第二意涵而言。參見李明輝主編：《牟宗三先生與中國哲學之重建》（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導言，頁4。

- 南宋·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收入黃靈庚、吳戰壘主編：《呂祖謙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
- * 南宋·陸九淵撰，鍾哲點校：《陸九淵集》，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 明·王守仁著，王曉昕、趙平略點校：《朱子晚年定論》，收入《王陽明集》，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
- 明·李默：《紫陽文公先生年譜》，收入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明嘉靖間刻本。
- 明·陳建撰，黎業明點校：《學蔀通辨》，收入《陳建著作二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 明·戴銑：《朱子實紀》，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清·黃宗羲著，沈芝盈點校：《明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 清·黃宗羲著，清·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 * 清·王懋竑撰，何忠禮點校：《朱熹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 * 清·王懋竑：《白田草堂存稿》，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清乾隆17年刻本。
- 清·李紱：《陸子學譜》，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清雍正無怒軒刻本，第950冊。
- 清·李紱著，段景蓮點校：《朱子晚年全論》，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 清·焦循：《雕菰集》，臺北：鼎文書局，1977年。
- 清·朱玉：《朱文公年譜事實》，收入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明嘉靖間刻本。
- * 清·夏炘：《述朱質疑》，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清咸豐三年景紫山房刻本，第952冊。
- 清·唐鑑撰，李健美校點：《唐鑑集》，長沙：岳麓書社，2010年。
- 清·錢大昕撰，呂友仁校點：《潛研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

清·顧廣譽：《平湖顧氏遺書·悔過齋續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文史通義新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

二、近人論著

尹 波：〈洪嘉植輯本《朱子年譜》考略〉，《儒藏論壇》2014 年第 7 期。

尹 波：〈清代朱熹年譜彙考〉，《歷代文獻研究》2016 年第 1 期。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4 年。

田富美：〈朱陸異同論爭下的「陸一王」學術史脈——從陽明《朱子晚年定論》談起〉，《北市大語文學報》第 21 期（2019 年 12 月）。

吳長庚：〈鵝湖之會與朱陸異同「早晚論」的歷史演變〉，《朱子學刊》1999 年第 1 輯。

吳洪澤：《宋代年譜考論》，成都：四川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論文，2006 年，張志烈先生指導。

李明輝主編：《牟宗三先生與中國哲學之重建》，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 年。

束景南：《朱子大傳》，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 年。

* 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

周茶仙：〈王懋竑與《朱子年譜》〉，《朱子學刊》2000 年第 1 輯（總第 10 輯）。

延瑞芳：〈近年來國內朱陸之辯研究綜述〉，《九江學院學報（社會哲學科學版）》，2011 年第 1 期。

林慶彰：《清代經學研究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 年。

- 武守磊：《王懋竑與朱澤澐的朱子學思想比較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獻學碩士論文，2007年，董恩林先生指導。
- 容肇祖：〈記正德本《朱子實記》並說《朱子年譜》的本子〉，《燕京學報》1935年第18期。
- 徐公喜：〈朱陸異同論的歷史形態考察〉，《江淮論壇》2015年第6期。
- 徐世昌等編纂，沈芝盈、梁運華點校：《清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 張 枏撰，朱熹輯錄：《南軒先生文集》，收入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外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
- 陳 來：《朱子哲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
- * 陳 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
- 陳 林：〈義理與考據之間：「朱陸異同」學術史的內在發展理路〉，《求索》2015年第4期。
- 陳 峰：《清儒王懋竑學術思想研究》，長沙：湖南大學岳麓書院博士論文，2019年，肖永明先生指導。
- 陳榮捷：《朱子新探索》，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
- 陳榮捷：《朱子學論著》，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
- 陳榮捷：《朱學論集》，上海：廣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
- 陳榮捷：《近思錄詳註集評》，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年。
- 游騰達：〈王懋竑《朱子年譜》探蹟與朱學宗旨之辨〉，《臺大中文學報》第65期（2019年6月）。DOI:10.6281/NTUCL.201906(65).0004
- 黃俊傑：《中國經典詮釋傳統（一）通論篇》，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4年。
- 錢 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年。
- 錢 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臺北：素書樓文教基金會，蘭臺出版社，2000年。
- * 錢 穆：《朱子新學案》，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
- （日）佐藤仁：〈論李默本《朱子年譜》——與明代學術的展開相關聯〉，

收入吳震、吾妻重二編：《思想與文獻：日本學者宋明儒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

*（美）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年。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en, L. (2011). *Zhuzi shuxin biannian kaozheng* [A chronicle textual research on Zhuzi's letters].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Elman, B. A. (1997).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 Lu, J.-Y. (2012). *Lu Jiu-yuan ji* [A collection of Lu Jiu-yuan's works] (Zh. Zhong, Annot.). Beijing: Zhonghua.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Ming dynasty)
- Qian, M. (2011). *Zhuzi xin xuean* [A commentary of Zhu Xi's studies]. Beijing: Jiuzhou Press.
- Shu, J.-N. (2001). *Zhu Zi nianpu changbian* [A long version of Zhuzi's chronicle].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Wang, M.-H. (1998). *Zhu Xi nianpu* [The chronicle of Zhu Xi] (Zh.-L. He, Proofread). Beijing: Zhonghua shuju.
- Wang, M.-H. (2010). *Baitiancaotang cungao* [The collection of Wang Mao-Hong in Baitiancaotang].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
- Xia, X. (2002). *Shu zhu zhi yi* [A discussion of questions about Zhu Xi].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
- Zhu, X. (1983). *Sishu zhang ju ji zhu* [The Four Books with collected annotations]. Beijing: Zhonghua.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Song dynasty)
- Zhu, X. (2000). *Zhuzi wen ji*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Master Zhu] (J.-M. Chen, Proofread). Taipei: De Fu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Foundatio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Song dynasty)

